



西汉末年，
王莽代汉建立新朝，
其时天下大乱，
绿林、赤眉、铜城、
白马各路义军
纷纷起兵反莽，
汉朝开国元勋
韩信后裔韩子，
身负祖先重托挟
技入世，先后结识
女侠阴丽华，
吕云、汉室宗亲刘寅、
刘秀及邓禹、樊崇等英豪，
先后击败王莽属下三勇将，
助刘玄称帝成功，
又领军取得昆阳大捷，
为刘盆子、刘秀先后
登上帝位立下殊勋。
韩子竭竭力化解秦
始皇、徐福后人宿仇，
不辞劳累地消除边患，
其间北平匈奴、东服
扶桑，历火山地震，
受远古绝毒均转祸为福，
了先祖宿愿而为天下一统
奉献全力，最后将文治
武功全部传至他人，
自身携爱侣退隐江湖。

全新章回体二十四章，四十余万言。

情侠与汉皇

QING XIA YU HAN HUANG

邵华著



四十余万字



云南人民出版社



情侠与汉皇

邵华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情 侠 与 汉 皇

邵华著

* * *

责任编辑 刘存沛 海 惠

封面设计 西 里 鞠洪深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印数 1—5,000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20

字数 460,000

印装 云南新华彩印厂

云南新华印刷一厂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 - 222 - 02520 - 0/I·676

定价：30.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铁马夜嘶千里月 雕旗秋卷万重云	1
第二章	太古以来无寸草 偏自今日栖双姝	30
第三章	生来不读半行书 只把符篆买身贵	58
第四章	萼来白刃讎不义 一掷黄金倾有无	84
第五章	满城谣逐起有因 三江异人聚中山	109
第六章	垓下有山皆绕廓 清明无客不思家	138

第七章	汉家山东二百州 千村万落生荆杞	168
第八章	黄河九曲天边落 华岳山峰马上来	196
第九章	但将酩酊酬佳节 不用登临恨落晖	222
第十章	长白峰高尘漠漠 浑河水落草离离	247
第十一章	文章自得方为贵 衣钵相传岂是真	273
第十二章	雷惊天地龙蛇蛰 雨足郊原草木柔	299
第十三章	纵横正有凌云笔 俯仰随人亦可怜	325
第十四章	谁挥鞭策驱四运 万物兴息皆自然	351
第十五章	死是等闲生也得 拟将何事奈吾何	376
第十六章	塞下秋来风景异 衡阳雁去无留意	402

第十七章	可怜夜半虚前席 不问苍生问鬼神	428
第十八章	身前富贵草头露 身后风流陌上花	454
第十九章	湖上小桃三百树 一齐弹泪过清明	480
第二十章	几许欢情和离恨 年年并在此宵中	506
第二十一章	四面边声连角起 长烟落日孤城闭	532
第二十二章	和议终非大汉计 穷兵才是帝王才	558
第二十三章	一生大笑能几回 斗酒相逢须尽醉	584
第二十四章	扁舟一棹归何处 家在江南黄叶村	610

第一章

铁马夜嘶千里月 雕旗秋卷万重云

新朝元凤元年仲秋，边塞重镇渔阳城边已是一片肃杀的冬景。

自从“假皇帝”王莽宣布灭汉自任“真天子”建立新朝以后，已是六年过去了，渔阳太守阴广却仍然拒不承认王莽这个“真天子”，城头上挂的仍是汉家的旗，城关上站的仍是汉家的兵。也许是新朝皇帝实在太忙吧，对阴广这样的公然反叛，居然迟迟未来讨伐。然而阴太守却并不因此松懈警惕，日日夜夜在等待着无可避免的大风暴。

这天夜间，阴太守照例安坐书房，用心研读孔夫子的《春秋》。窗外月色溶溶，万籁俱寂，内室鼻息微微，夫人和女儿都已入睡。阴太守看到得意之处，忍不住捻须晃头，却不料忽闻大声喝问，卫士声音未息，一条人影已飞近身前。

“报禀太守，军情紧急！”来人顾不及行大礼，急急报道：“匈奴大军八千，已离城关不及五里！”

阴太守放下书本，沉稳传令：“马援，你马上传集马军！”

“遵令！”偏将马援立即飞步而出。

阴太守始终防备王莽前来讨伐，没料到匈奴大兵突然来犯。这匈奴部众自武帝以后，已有多少年没犯大汉边界，近几年虽已较少亲善来往，却也没有大、小事故，此次突然来犯，实在不知为何原因。阴太守满肚疑惑，却也不敢大意，很快披挂整齐，手持青铜大刀，率领三千马队奔出城外，刚刚摆开阵势，匈奴兵已蜂拥而来。

匈奴兵见汉军已有防备，也在近处列开阵势，队形未稳，一将就昂然而出，只见他手提混铁棍，腰悬黄铜铜，放马到汉阵前三丈远才勒住马头，高声大喝：“南蛮听了，我是蒲奴万骑长，奉左贤王令前来问罪！”

阴广手持大刀纵马而出，脸上一片怒气。这个蒲奴万骑长他认识，不到二年前还是个千骑长，现在升为万骑长，更不知为什么气焰也大涨。阴广性如烈火，岂能忍耐！他大喝道：“蒲奴且休猖狂！我大汉历来助你衣粮，教你耕作，只有恩惠，并无亏欠，尔等何故反来滋扰？”

蒲奴冷笑道：“阴太守，你休要装糊涂！我们虽处漠北，也非甘作你们什么新朝的奴仆！”

“什么新朝？那是独夫叛国！”

“什么？你不属新朝管？”蒲奴不由大为惊奇。

阴广凛然说：“我乃堂堂大汉太守，岂是叛贼王莽走狗！”

蒲奴说：“原来你真不知道。好吧，你自己看吧！”说着，呼的一声，甩出一封公文。

阴广伸手一招，薄薄的公文平平落到手中。他略略一看，

原来是王莽的一封国书，开端就写“大新皇帝致书于降奴服于，自后单于称号即改降奴服于，以示降服大新天子”等语，这才明白，原来是王莽的骄横无礼，才激怒了匈奴将领。

阴广顺手一招，那“国书”又飘回蒲奴面前。

“原来是王莽无礼，这叛贼并不能代表我大汉，请尔等不用解意。”

蒲奴说：“既然此事与太守无关，我也不为难太守，就请太守借路，我等自去找王莽算账。”

阴广一听，眉毛顿时竖了起来：“蒲将军，尔说话可欠考虑！”

蒲奴瞪眼说：“怎么？”

“大汉国土，岂容尔等随意胡行？”

蒲奴嘿嘿笑了：“阴太守，你的话才欠考虑。”

“什么意思？”

“大汉国土早归王莽所有，我等岂可无份！”

阴广怒喝道：“放肆！尔等竟敢效王莽造反？”

蒲奴笑道：“大汉已亡，何反之有？阴太守，你要再不知趣，莫怪蒲奴不客气了！”

阴广忍无可忍，挥刀就迎了上去。蒲奴也忙展开了手中的混铁棍，两人一场好杀！

这阴广的青铜刀乃是武帝时名将霍去病打造的宝刀，说是青铜，却是混有乌钢白金，看似不大，却沉重异常，阴广的刀法更是师承秦时名将白起，施展开来，只见青光闪闪，瞬时就把蒲奴包裹在光影里。但是这蒲奴也不含糊，手中的浑铁棍比阴广的大刀还重，可知其蛮力不小，只见他拼命招架，一时也难分上下。

两人打了二三十回合，阴广大喝一声，一声响亮，大刀把

蒲奴的浑铁混竟然削去了三分之一，蒲奴也被震跌在地，手上虎口迸裂，心里想跃身而起，却哪还来得及？阴广的刀尖早已伸到了他面前。

阴广举刀点着蒲奴说：“蒲将军，今日之事错不全在你，所以我不杀你，但你要记住，以后无论何时，不可贪图大汉之地，否则，终将追悔莫及！去吧！”

蒲奴哪还有话好说？爬上垂头丧气的乌雕马，带着八千马队悄然而去。

渔阳城外转瞬又是一片宁静，唯有明月高挂，寒风呼啸。阴广抬眼望月，忍不住一声长叹。蒲奴虽已大败而去，他心中却无丝毫欢喜，蒲奴的话却一直在他心头盘旋：“大汉已亡！”“大汉已亡！”难道大汉真的就亡在王莽之手了吗？自己坚持了六年，只盼刘汉中兴，原以为那么多的皇室宗亲，决不会听任王莽葬送汉家二百年天下的，岂想至今没有一点复汉反莽的音讯，而且据女儿丽华说，老家南阳的许多皇室宗亲也都纷纷赶往京城，想方设法想在新朝谋个一官半职，看来这汉家天下真的从此不复返了。

阴广回头望望，三千马军早已按他命令由马援带回城了，远远传来阵阵刁斗之声，不由得又是一声长叹。他默默无语地骑上白马，单调的蹄声渐渐远去。

阴广刚刚走进书房，忽听窗外又是一阵喧哗之声，他听出又是马援，不由眉头一皱，随即传命：“让他进来！”

马援匆匆走进，行礼说：“禀太守，有客到！”

阴广看看窗外，月将西斜，这么晚了，还有什么客人来呢？

“是何客人？”

“小将不知，只说姓廉。说是从京城里来的。”

“啊，请他们进来。”阴广心里大震，神色却仍平静。

两位富商打扮的客人走了进来，领首的身材魁梧，气概不凡，后随的则瘦小羸弱，其貌不扬。

阴广立即笑着迎了上去：“果然是廉丹将军。听说将军近来很得意呀，怎么会这个模样来这穷边呀？”

廉丹一边答礼一边笑道：“多年不见老朋友，今天特来拜望！”说着一指那位瘦小客人：“此位是哀章先生，京都名士。”

哀章抱拳行礼：“阴将军好！”

阴广点头还礼，又问：“两位此来，莫非为安汉公作说客乎？”安汉公即王莽，是王莽为汉臣时的最后一个爵位，这以后王莽就先当“假皇帝”，接着做“真天子”了。

廉丹尚未开口，哀章却抢着说：“阴将军多疑了。安汉公与我等并无瓜葛，岂会替他作说客呀？”

阴广面孔一板，直视着廉丹说：“老弟休要瞒我，你几年前就当了新朝的将军，怎说与王莽没有瓜葛？”

廉丹和哀章对视了一下，忙说：“老兄的消息可真灵通。我确实是新朝的挂名将军，但只是挂名而已，要不是看在恩师董将军面上，我是不会做什么将军的。”

廉丹的师傅董忠，是阴广的老相识，在朝中为官多年，武艺高强，名满天下，听说现在已当了王莽的大司马。阴广听到这里，就说：“如此说来，两位真的只是来看望我的了？”

廉丹和哀章一起说：“不错。”

“那太好了。”阴广说：“我六年没回内地了，请你们多告诉我一点内地的情况吧。”

这时马援来报，客厅已备好酒席。于是阴广邀客进了客厅。

一杯酒下肚，两位客人都来了精神。

廉丹捻了下短须说：“阴兄，你离京多年，可知京城已大大变样啦！”

阴广捏着酒杯问：“怎么变法？百姓穷了还是富了？”

廉丹说：“这可一言难尽。”

哀章说：“应该说百姓比过去更富了。当然也有比过去更穷的。”

阴广说：“请你讲得再清楚点。”

哀章说：“可以。阴将军，你知道，过去百姓可是分为五等的。”

阴广点头说：“不错，仕、农、工、商、兵。仕为首，兵为末等。”

哀章说：“现在可不是这样啦，五等人中，商最神气，现在的京城是无仕不为商，无将不经商，如廉将军，也已是个大富翁啦！”

廉丹被哀章说得略有点尴尬，说：“哀章兄好说笑话，我当然不是什么大富翁，京城商人多倒是实。”

阴广说：“除了商人吃香，京城里还有什么新奇事呢？”

哀章说：“最奇的当然是皇……安汉公了，自始建国年起，安汉公一直在招纳贤才，所有的贤才和文武大臣天天在宫里讲说《六经》，还有就是讨论图书，可有意思啦，孔老圣人、孟老圣人都知道几百年后的事，可真神了。”

阴广见哀章说得唾沫横飞，不由皱起了眉头。不知为什么，他对这个人印象极坏，说他像武当然不像，说他像文也挨不上，这到底算个什么人呢？为什么廉丹要带着他一起来呢？他强抑不快，转向廉丹问：“何谓图书？”

廉丹说：“就是讲符命的书，书面是绿色的，里面有文有图。”

哀章说：“你没见过吗，我正好带了一本，你看看。”说着从身上取出一本书来，果然书面是绿的。

阴广接过翻开，只见一幅帝王图，面容有点熟识，仔细一看，竟是王莽！图边的文字是：“知礼者，上大人，代汉者，安汉公。假皇帝，真天子，登帝位，天下靖。”阴广不看全无事，一看火上心头，啪的一声摔下这本图书，厉声说：“胡说八道！王莽是什么安汉公？他是篡汉贼！”

这一下可使两位客人无法下台了。好一阵，廉丹才强笑道：“阴兄，你的脾性也太躁了。说心里话，小弟对王莽本也不怎样熟知，可这几年中，亲眼看到他果然是个谦谦君子，待人诚义，京城百官，人人道好，个个称善，再说当年他儿子杀了奴婢，就让儿子抵命，你不也是称赞过……”

阴广打断廉丹说：“现在看来，他当年完全是包藏祸心，叛国叛君之人，还有什么好说的！”说毕，他站起身来：“你们还是来做说客的，廉兄，恕不奉陪，我阴广只要有一口气在，就和王莽这汉贼不两立！请便吧！”

廉丹也只得站起身来，哀章却喊道：“阴将军，你志坚不夺，我很佩服，我交你这个朋友，咱们最后干了这杯酒吧！”

阴广侧过身说：“阴某不想高攀！”

哀章把酒杯塞到廉丹手中，廉丹走过来说：“阴兄，我们就此相别，就借你的酒干了吧！”

阴广仍然侧着身，接过酒杯一饮而尽，把杯子朝地下一摔，大喊一声：“送客！”朝自己书房走去。

阴广刚走进书房，忽然觉得头疼欲裂，随之又觉心如刀绞，他大喝一声，喷出一口黑血，顿时倒地不起。

这一来太守府内立时大乱。阴夫人和小姐丽华首先赶到，母女都衣着不整，一见阴广惨状，忍不住扑上大哭。马援跟着

赶来，一边劝慰夫人、小姐，一边忙同卫士把太守抬进卧房。刚刚躺到床上，阴广已醒了过来，轻声喊着女儿：“丽华，丽华……”

阴丽华扑到父亲面前，只听得父亲用尽气力发出低微的声音：“……记住，毋宁死，不降莽！”

阴丽华哭道：“爹，告诉我，仇人是谁？”

阴广断断续续道：“火……山怪……弟……子哀……章。”说到此，就气绝了。

阴丽华大叫一声：“爹！”哭得个气绝声咽。

马援愤怒地捏紧双拳吼道：“是那两个家伙！马上把他们抓回来，为太守报仇！”说完带着七八个卫士冲出门去。

阴丽华在婢女的搀扶下站起身来，她看了看痛哭不已的母亲，忽然推开婢女，冲到墙边摘下一把镶满珠宝的佩剑，一言不发地奔了出去。

一位副将连忙带着两个卫士跟了出去，只见人影一晃，竟然失去了小姐的踪影！三个人都大吃一惊，不约而同地紧紧跟随而去。

廉丹和哀章一出太守府，迅速骑上马背扬鞭疾驶而去。不过半炷香功夫，背后就传来疾速的马蹄声。

马蹄声渐来渐近，廉丹脸显惶恐之色，哀章却突然勒马停步说：“廉将军，阴广已除，你我还怕何人？”

廉丹犹豫了一下，说：“也好，就对他们说个明白。”

说话之间，马援等已赶了上来，立时散开将他们包围起来。

马援手提长矛，喝道：“哀章狗贼，你还想逃吗？”

哀章嘿嘿笑道：“马将军，休得胡言，你要明白，我们并

非商人，而是大新皇帝钦差大臣，阴广擅敢抗命，理应伏诛，你等马上降顺，还可免助逆之罪！”

马援骂道：“放屁！我马上抓你回去，为阴太守报仇雪冤！”说着，冲上就是一矛。

“当”的一声，马援的长矛被廉丹挡开，马援的手臂震得一阵酸麻，不由大吃一惊，这才知道廉丹的气力不在阴广之下。

廉丹挡开马援长矛，正容说：“马将军，哀章先生所言俱是事实，京都大军马上就到，看在我同阴广的交情份上，你还是快带他的家眷逃走吧。”

像是在证实他的话，前边忽然传来阵阵铁蹄声，声响越来越近，震撼人心，势不可挡。

马援不再犹豫，勒马而回，刚要飞奔而去，忽见一条人影如飞而至，只见她虽是步行，速度却似奔马，手持宝剑，直扑哀章而去。

此人正是阴丽华。哀章见他拼命似的扑了过来，连忙举剑抵挡。这哀章人虽瘦小，剑术却很有功底，只听叮叮连响，阴丽华的剑招全被挡住，然而却也逼得他手忙脚乱。阴丽华毫不留情的继续猛刺猛杀，哀章终于招架不住，一个失闪，竟然倒撞下马！

阴丽华见哀章跌落在地，便跃步上前，就要取他性命，眼看剑将及颈，忽然哀章和身一滚，左手一拍，一股腥味直窜阴丽华鼻孔，她一阵昏眩，宝剑脱手，人已倒地。

马援远远看见，大叫一声，回身来救，却见哀章的剑已向阴丽华刺去，眼看无法救援，急得一声大喝，将手中长矛用力掷出。长矛像劲矢一样飞驶而去，没想到离哀章不到三尺，就听得一声轻响，被什么东西打回了头，这长矛改变方向，居然劲力不减，呼的一声，朝着马援掠顶而过！

哀章举起剑来，就要将阴丽华一剑刺死，可剑到阴丽华胸口之前，却突然呆了一呆，原来他看到阴丽华的面容长得十分美丽，是他从未见过的美貌女子，立时改变了主意，收剑入鞘，抱起昏迷的阴丽华，绑到了他的坐骑上。

此时，马援也已被擒，绑了起来。原来王莽的大军已到，领头的将军叫王涉，年方三十，武艺极高，刚才就是他用铁弹子打回马援的长矛，才救了哀章一命。

哀章不知自己刚从死神门边回来，得意洋洋地走过来对王涉说：“王将军，小弟不辱使命，大功告成。”话音未落，右股忽然一阵剧疼，忍不住仆倒在地上。

原来马援被擒，愤恨之极，正好哀章跑到他旁边，就拼尽气力一脚踢去，正正踢中哀章右股。

哀章忍痛爬起，跳脚大骂：“你这叛贼，马上想死，我就成全你！”

马援骂道：“无耻贼子，谅你不会有好下场！”

廉丹阻止暴跳如雷的哀章，对王涉说：“师兄，看在我同阴广多年交情上，把他的女儿放了吧！”

王涉说：“我原也以为阴广会听言归顺，没想到他还是死了！”对哀章说：“把阴广女儿放了。”

哀章看看阴丽华，说：“王将军，这女娃长得不错，我看还是把她献给……”

王涉说：“我说把她放了。”

哀章很怕王涉，知他和师弟廉丹不同，为人极其刚烈，得罪了他，拼死也要报复，对师兄弟却极讲义气，所以尽管心里一百个不乐意，也只好将阴丽华放了。

阴丽华被解了缚，仍没清醒。廉丹又对王涉说：“师兄，把马援也放了吧。让他照顾阴广的女儿。”

王涉点头说：“这小子倒也有点骨气。”又对哀章说：“放了。”随即同廉丹一起并马向渔阳城关而去。

哀章听了王涉之言，不敢不从，心里却是又气又恨，一边让一个偏将给马援解缚，一边紧紧握着剑，生怕马援对他不利。

马援被释之后，却不再理睬哀章，马上跑到阴丽华身边，焦虑地等她醒来。直到王涉大军全部走完，阴丽华才醒了过来。

阴丽华听马援说明经过，咬牙顿足，仍要马上去找哀章报仇。马援说：“小姐，仇一定要报，可一定要找到你师祖才行。”阴丽华平静下来，也知道凭自己这点武艺，根本报不了仇，就说：“到哪里去找师祖呢？”

马援说：“你父亲说过，这几天你师祖就会回来，我们就在这里左近等好了。”

阴丽华只好强忍悲愤，忽然想起母亲，连声说：“我妈妈呢？不好，我要马上回城去。”

马援说：“夫人大概不会出事的。我们一起去吧。”

两人一起向渔阳城关跑去，将近城关门，忽见迎面来了一大群百姓，扶老携幼，哭哭啼啼。他们正要询问，百姓中早有认识他们的喊了起来：“马将军，你们还不逃命啊，王莽的军队像强盗呀，一进了城就又抢又杀呀！”“小姐，不好了，你母亲也自尽啦！”

阴丽华一听，顿时呆了。马援也惊得不知说什么好。

逃难百姓越来越多，纷纷从他们身边跑过。阴丽华突然大叫一声：“妈——”不顾一切地向混乱的城内跑去。

马援只得也跟着跑进城去。

渔阳城内此刻已像个围猎场，王莽军队兵卒如狼似虎，个